

多元文化的體驗與學習

Cross-Cultural Visual Experiences and Learning



圖10-1 香港商家祝賀開幕的牌坊，2004年攝

世界上許多事情或處理事情的方式，並非存在著絕對的、固定的法則或道理，在我們的社群中共同生活的人也許習慣或認同一種傳統或形式，但同一件事，在世界其他地方就不一定是用相同的看法、做法與想法來處理，這是文化的差異，也是一種多元的價值。舉簡單的例子，我們遇上喜慶之日，會以紅色的物件來表達祝賀之意，日本人則習慣用白色；在土耳其的婚禮會場外擺設的花籃，其形式和花材是台灣人所忌諱的，他們卻是誠意的表徵；我們鄰近的香港，祝賀店家新開張的禮數是合資搭建耀眼的牌坊，在台灣，這類的牌坊只有在建醮時才會出現。文化的意義和象徵符號與地緣、信仰、歷史有著密切的關係，本文以土耳其旅次為例，描述一趟「看文化」的學習歷程。

筆者在2004年暑假有機會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參加一個美術教育會議，其主題是「Living on a Bridge（處在東西文化交匯的橋樑上）」，藉以隱喻伊斯坦堡位於歐、亞兩大洲之間的地理與歷史意義。雖然論文多是探討各地區的美術教育觀念與實務，且各自表述，但是專家學者們所展示自己國家的現象，充分地彰顯了各民族多元的文化面貌。給筆者衝擊較大的是會場中陳列的土耳其小朋友作品，近兩百件的作品以主題、類型與年齡區分，有描寫情意的兒童畫、混合媒材與拼貼、布花與圖案的設計…等等，我認為這些作品不是刻意選拔出來，而是兒童在平常課堂中的創作，可以代表土耳其國民美術教育的一般狀況。

奇怪的是，作品中竟然沒有以「人」為主題的人物畫，相較於我國低年級的小朋友喜歡以人物為主角的繪畫習慣，實在是很特別，土耳其小朋友畫的人物只是大場面中的點景，不是主角，一、二年級兒童對人物的描寫能力，如：五官、肢體和服飾的表現，與我國的兒童相仿，但是他們對軟筆與水彩的運用，就明顯不如我國兒童，可能是他們對這些材料不熟悉。另

小亞細亞的兒童畫



圖10-2
土耳其人祝賀用的花圈，2004年攝

外一個意外是，高年級的小朋友並不畫寫實的素描，卻有許多複雜且裝飾性濃厚的圖案與色彩設計，這個現象似乎銜接不上西方的兒童發展理論，比如Lowenfeld（1947）便提出小朋友從九歲以後對物體的描繪，就逐漸從概念式的圖樣轉為寫實，土耳其兒童到了想要「畫得很像、畫得有立體感」的年齡卻做出裝飾或平面化的創作，一定有原因。果然，大部分的土耳其人信奉回教，伊斯蘭的教義主張無偶像，所以沒有真正的神像，這一點影響到對人物畫的評價與喜好；回教藝術推崇以線條、文字、植物為基本元素所發展的圖案，配上豐富而鮮艷的色彩，形成令人目光閃爍的二次元畫面；伊斯蘭藝術也少有立體的人像雕塑，所有的立體造形都運用到傢俱與室內的裝璜與設計上，在參觀清真寺或皇宮時便可得到印證，所以小朋友沒有寫實作品得到了解釋。宗教上之傳統、環境與文化的習慣和價值，一定影響了教育，當教學內容與價值觀被過濾之後，小朋友在受教時便循著特定的方向發展。

事實上，這種以信仰為最高指導原則的現象在今日的土耳其已出現衝突。凱末爾在八十年前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國，由於地理與政治環境的條件，他要擺脫回教世界的統治風格，建立一個擁有西方民主制度的回教國家，也就是「回教為體，西學為用」，無可避免的是延續至今的種族、宗教與文化上的紛爭不靖。凱末爾得到了國父的地位，卻也使土耳其國民迷失在回教與西方文化之間，舉一個諷刺的例子：回教主張不崇拜偶像，但是土耳其的錢幣「里拉」從最小的百萬硬幣到億萬大鈔上面（土耳其里拉幣值極小）都是凱末爾的頭像，伊斯坦堡的主要廣場上也都立有他的銅像，是很典型強人政治下的英雄崇拜，悖離了伊斯蘭的規矩。

在美術教育上也有衝突。土耳其大部分的人還是遵循回教的方式過生活，傳統的文化並沒有太大改變，這對他們的母文化而言是很可貴的，從小朋友的作品中可以證明這一點，可是土耳其政府卻長期聘請一群西方學者（主要是美國學者），為該國的藝術教育把脈並提出建言（Personal conversation with Dr. M. Stokrocki, July 3, 2004）。筆者擔心西方學者是怎麼幫助他們的：假若引進全盤的西方價值與方法，那土耳其傲人的文明就會日漸褪色；假若使用西方的教育方法來使當地藝術文化再生，那會使原本蘊藏含蓄深厚的傳統文化變得很美國式，相對也失去文明古國的姿態；假若輔導他們朝多元文化發展，使回教與西方價值共存共榮，那麼如何平衡兩者間的優越感，便是一個難題。處於兩種文化交接點的地方，往往會有這種問題；土耳其是一例，台灣也是如此：中原文化與本土文化的衝突，以及外來文化與原生文化的衝突。我從主辦單位給的印刷資料分析，土耳其現

階段致力於增進教育的水準與喚回既有的文化內涵，算是務實的做法。我很擔心將來土耳其的美術教育走向「世界大同」之路，小朋友開始畫西方臉孔的人物、畫迪士尼卡通或是畫寫實的人體素描，那便是文化上的浩劫。以筆者目前的學養及對土耳其的認識，尚無法提出準確的判斷與建議，實在遺憾，但這個現象提醒我們自己，要思考處在雙重文化交口上會面臨的必然衝突，我們要學習如何應付。

除了正經的學術任務，筆者在伊斯坦堡當然也做了走馬看花的觀光客，那些著名的藍色清真寺、聖索非亞博物館、地下宮殿…等名勝，是遊客必訪的古文化景點，相關的旅遊書籍資訊都有詳細的介紹，在此不贅言，值得一提的是與「活」文化有關的梅烏拉那教派「希瑪（Sema）」儀式。這個教派主張以「愛」為出發點，使人、自然與世界進入到和諧的境界，儀式一開始先有樂師進行如誦經般的吟唱，稱為「Sufi Music」，鼓聲引領人們進入神聖的狀態，土耳其傳統竹製長笛的曲音則呼喚人的靈魂「觀想」宇宙的浩瀚，人的歌聲則是對阿拉真神虔誠的讚美，那種鼻音繞樑的唱腔搭配器樂的伴奏，其實是無樂譜的即興創作，以彰顯吟唱者的誠心，絕非應付做作。吟唱稍停之後，樂聲再起，此時有數名男女披著黑色的斗篷（代表俗世塵埃），頭上戴著約三十公分高的咖啡色毛帽，雙手抱在胸前列隊進場，他們打躬作揖像是朝拜儀式的暖身，待歌唱開始，他們卸下斗篷（代表放下自我），男士穿白道袍女士則是鮮艷的單色道袍。引領的人首先

尋找旋轉舞



圖10-3 旋轉舞之始，2004年攝



- ▲ 圖10-4 著名的土耳其旋轉舞，2004年攝
- ▶ 圖10-5 土耳其喝茶用的玻璃杯，2004年攝
- ▶▶ 圖10-6 土耳其友人Sezen示範喝茶姿勢，2004年攝

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

踏出腳步，在行進中形成自轉，後面的人依序跟進。他們的身體隨地球自轉的方向旋轉，頭往右邊傾斜控制平衡，右手掌朝上舉在肩膀上方，表示我承接了上天的旨意；左手掌朝下置於腰際，表示將已接收到旨意傳給他人。等到每一個人都進入了穩定的旋轉狀態，大家就在定點急速轉動；由於離心力的關係，道袍的裙擺展開成飛動的波浪圓，整個道場變成許多顏色的圓在舞動，非常莊嚴壯觀，這便是有名的旋轉舞（Whirling Ceremony）。

他們相信這樣的轉動會將「本我」與「自我」中不純淨的部分甩掉，將自己變得謙卑，然後提升到精神的層面（超自我）進入冥想狀態，最後能接近愛與真理。一個循環結束時，每個人立刻靜止返回沉穩的姿態，互相作揖，列隊到原點，準備下一個循環，四回合之後才算完成。結束時，每一個人都要極力控制自己旋轉後的耗力與失衡，應是一種修行者的挑戰，他們拾起黑斗篷重新披上，回到真實的「我」，靜靜的離場。希瑪儀式帶領人們連接現實與性靈的兩世界。

我以視覺的方法觀賞希瑪儀式，然而音樂、舞蹈、詩歌、宗教所傳遞出來的文化訊息，將我的視覺歷程引入了另一個境界—我看到的已不是旋轉的圓圈，更有對此儀式之氣氛、感受、想像與整體的印象，即是一種文化的

經驗與薰陶。雖然我沒有機會真正揣摩希瑪儀式，但目睹了它的奧妙與美感；即使我觀賞的地點不在梅烏拉那教派聚會的道場，而是歐洲著名的「東方快車（Orient Express）」路線的終點火車站內，專門為觀光客表演的場次，也不失我對此儀式的尊敬與讚嘆。這裏要強調的是，並非文化界的學者專家才能看文化、懂文化、教文化，而是任何願意開放心靈接受新知識的人，都可成為優質的文化人，我們在基礎教育上強調「統整」，就是要培養新一代學子融會貫通的能力和追求新知的愛好，如此才能重建國民在文化方面的深度與氣質。

土耳其人的平日生活仍然保持一些傳統的習慣，例如：他們愛喝味道比「立頓紅茶」稍濃的茶，而且一定要用開口大、有腰身的玻璃杯，這種杯子沒有手把，喝茶時手指必須鉗住杯緣，茶水傾斜時杯內會形成較大的空間，飲者的鼻子其位置恰好直接感受到熱氣與香氣，使喝茶成為色香味俱全的樂事。他們熱愛此道，人多的地方就有流動式的賣茶郎，即使陌生人也會因喝杯茶而聊天交朋友。土耳其人喜歡與人說話的熱情也是一絕，我的朋友說他們最常用的技倆是問路人「現在幾點？」，藉以展開話題，當然一定有人不喜歡這樣，一位幽默的藝術家便在畫廊的櫥窗中展示一款「不用開口問」的新發明：他將太陽眼鏡上方裝了一個時鐘，戴了之後走在路上就不會有人前來搭訕，非常詼諧實用。

熱情土耳其

他們的熱情還表現在愛party的性格上，只要有餐會就有熱歌勁舞的娛興節目。筆者參加的會議有一晚宴是在博斯普魯斯海峽亞洲岸邊的餐廳，用餐時可眺望歐洲的對岸，此情此景極為浪漫。酒足飯飽之際，舞台前開始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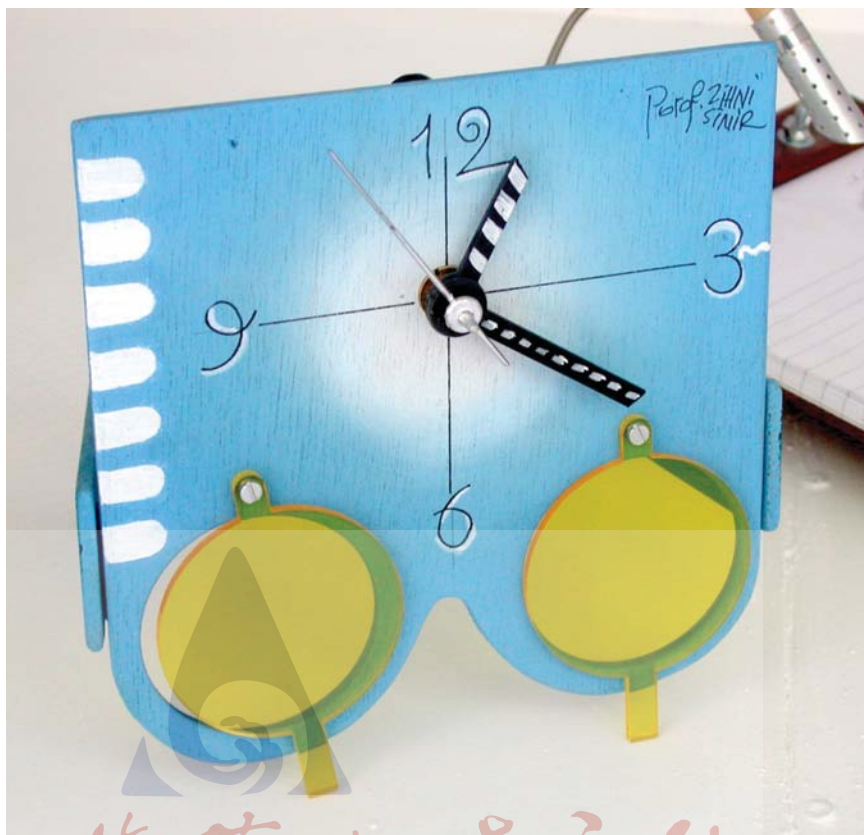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0-7 幽默的「不用開口問」
太陽眼鏡，2004年攝

放快節奏鼓聲的傳統舞曲，大夥兒由於音樂的感染身體漸漸地搖擺起來，有人帶頭起身自在地跳起舞來，幾分鐘之後一半以上的人都跟進，整個舞池、走道上都是無章法的瘋狂舞者—有人揣摩土耳其肚皮舞的動作；有人自創舞步舞姿；有人則把他們家鄉（歐洲其他地區）的舞蹈配合現在聽到的音樂，變成大雜燴式的動作，卻不失趣味。人與人之間透過音樂、肢體動作、眼神的互動、以及開放的心情，形成美妙的文化交流，此乃學習多元文化最經典的場域—我們不需要教科書或教條、教義，藉由人類原始的感應力，瞭解彼此之間的異同，並產生更深刻的謙虛與自信。

探索陌生的文化

筆者曾經利用「世界的面具」單元，讓學生接觸其他民族的文化。首先我依地理位置與面具文化的豐富程度，分成東南亞、亞洲其他地區、歐洲、非洲、美洲以及大洋洲等六區，接著由學生分組認養，一個民族由一人研究，不可重複，然後進行研究與製作。我特別強調製作面具的材料應以現成可得的物品為主，是「回收再利用」的觀念，也符合原生藝術就地取材的原則。此面具要呈現的不是與其原民族的某一個面具極為相似，不是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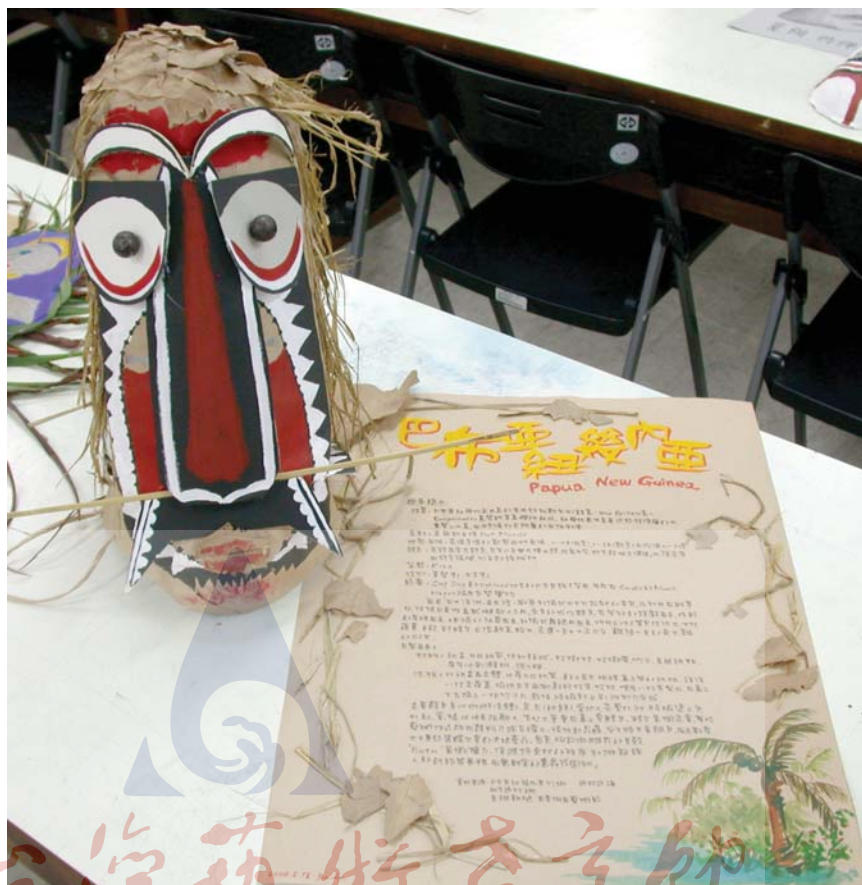
得很像，而是要將一個民族的特徵、色彩、圖騰與符號，經由創作的方式在面具上再現。除了面具創作，每一位作者還要將研究成果、創作概念與過程，做成意念板，完整地記錄此歷程。

學生一開始從網路與圖書資料中，搜索目標民族的各種文化相關資訊，此階段便有人遇到難題，因為有些民族並不流行面具，沒有可以直接參考的對象，我則說明這個準備工作，是要研究一個民族的文化環境，視覺上的特徵與色彩，以及相關的傳說、戲劇戲偶、或表演與儀式中的妝扮，使這些非直接關聯的資料變成面具的元素，將來可以運用在製作上。另外，這一個研究活動是在訓練他們選擇與判斷的能力：如何鑑定並取捨需要的成份？如何將不相干的成份整合成有意義的新物品？如何取材與再生？等問題，都是在考驗他們的創造力與變通能力。

經過一番溝通與輔導之後，學生有了清楚的概念便著手製作，他們篩選自校園附近撿來的垃圾和破銅爛鐵，找出可用的東西進行組裝，再塗上適當的色彩或裝飾，最後試戴、修改，並依需要製作頭部以下的配件，以增加作品呈現時的整體感。一個月之後的展示日，我們先到戶外，由各組安排



圖10-8 泰國的大象形面具
©洪偉翔2004



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

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

如服裝發表會般的出場節目，大家透過走秀仔細地觀賞每一個人的精心傑作。發表會結束之後，回到教室，每個人將面具與意念板陳列出來，頓時教室成了精彩的面具博物館，在自由觀賞的時間，學生針對有興趣的作品與原作者交換意見，建立更深刻的經驗。最後我以創意、精緻度、寫實度、與整體感等單項，讓學生投票評比，積分最高的一組出來為大家即興表演。

結語

學生從這個單元獲得的知識、技術、觀念與態度是非常多元的，他們不但累積了個人的經驗，也與同儕分享彼此的經驗，更重要的是他們領略到文化的多元特質，以及探索陌生文化應具備的尊重和敏銳，此與筆者先前描述的土耳其之旅有類似之處，表示「增廣見聞」這件事，真的可以開展我們的眼界與氣度，值得用各種可行方式，讓學生認識世界各地的文化。

本文原載於南投報導28期，pp. 74-78，2004。



◀◀ 圖10-9 巴布亞紐幾內亞面具 ©李佳穎2004

▲ 圖10-10 峇里島面具 ©許展維2004

◀ 圖10-11 南美洲亞馬遜河食人魚造形面具
©黃柏貴2004

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
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